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  
第八回 樂善村褚愚留舊主 報恩寺李續識英材

詩曰： 雄材應不沒林邱，蔽褐終須換錦裘。  
神驥空群須遠識，明珠出匣肯輕投。  
光浮眉宇非常物，秀挹江山豈下流！  
今日寺門欣一見，他年堂上謁公侯。

話說山鼈在瑞光寺遊玩，因天晚不及入城，便回慧觀歇下。朦朧間，卻見東方明亮，即起身梳洗，走進城來。到報恩寺，只見柳俊迎著，說了李小姐私自過來原故。山鼈聽說，不勝大喜，便忙趨帶跌，趕到齋裡。果見李小姐濃妝豔裹，嬌麗非常，同那折花的女子立在庭心裡巧石邊。山鼈一見，魄蕩神搖，不能自主。忙向前一揖道：「小生涼薄庸材，何幸致小姐垂念！今蒙惠降，親炙仙容，使我形神俱化。但尊嚴現居密邇，何計得脫繡幃？倘邀遣責，小生固不足言，在小姐清名，何以自慰？」只見李小姐逡巡說道：「賤妾蒲柳陋質，妄為君子所思，辱賜瑤章，感深五內，第心非木石，豈屬無情？睹河陽侍中之貌，因有標梅吉士之歌，欲侍衾裯，進身無自。竊不自揣，敢效琴心。故冒多露之行，實愧投桃之報，止欲得歸君子，何計其他。」山鼈大喜道：「既小姐屬意小生，請進裡面坐下，作速定一良計，以避追尋。」便扶了李小姐的手，走到齋裡。才坐得定，忽然間外面一片聲響，喊叫：「捉拿拐逃賊！」山鼈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急把李小姐抱到床上，躲在帳幔裡，那侍兒也閃在床後。身還未定，只見一班如狼似虎的人，搶到床前，揭開帳幔，齊叫道：「在這裡了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又有許多婦女，擁著李小姐出去。山鼈這時也顧不得是禍是福，便奮身向前，要趕來搶奪，卻被人一推，翻跟斗跌倒在地，驚醒轉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但見殘月照窗，禪燈明滅而已。

少焉，東方發亮，寺裡鳴鐘，因思夢中所遇，如在目前，積想神馳，形之夢寐，不勝惆悵。半晌間，天色大明，慧觀與行童一齊起身，山鼈也隨起來，行童取湯來淨了面。山鼈謂慧觀道：「我要縮發，寺中自無梳具。昨日竟忘了，該應叫小廝隨了帶來。今卻如何是好？」慧觀道：「有未經披剃的行童，都有梳具。」便叫行童去取。山鼈想來與夢中所說相符，不覺驚異。梳洗過，穿好衣服，只見見性走來道：「山相公一夜穩睡麼？」山鼈笑道：「禪房清淨，妄想俱消。有什麼不穩。」見性便留到方丈裡用了早膳。山鼈便欲辭別，見性道：「山相公雖然急欲入城，且吃了飯去。」便吩咐行童先另做飯。山鼈又同慧觀在各處走了一回。吃過飯，才得傍午，即謝別見性。行童已將馬韉好，牽在山門下。見性道：「倘山相公未即進京，可再到小庵來閒話。」山鼈道：「昨承長老清誨，使小生頓開茅塞，自當再來請教。」見性送出山門作別。山鼈即同慧觀上馬，行童隨著慢慢行來。

未及一半路程，只見前面男女亂竄，四散奔跑。山鼈甚是錯愕，顧謂慧觀道：「你看人民逃竄，卻是何故？」慧觀亦駭然驚異，乃立馬道旁，等那伙人來問個消息。但見這些男婦倉皇叫喊，急走忙趨，衝起塵埃漲天。慧觀的馬先驚，亂跳起來，漏韉奔逸；山鼈的馬也站立不定，控御不來，心慌意擾。只見人叢中一個大漢，指著山鼈道：「兀那相公，還不快走！如今土賊圍城，四下裡來打糧了！」說罷，如飛奔去。隨後又是一隊男女，哭的哭，叫的叫，洶湧而至，勢如鼎沸。馬見人勢擠來，一發驚駭不定。山鼈心上就鹿兒七上八落的亂撞。回頭不見了慧觀，行童也不知去向。急得心頭火起，任馬奔馳，向東北上一溜煙的跑了。也不顧地下高低，崗坡濠塹，看看約跑了二十餘里，那些逃竄的百姓也沒有了，馬力也跑得乏了，乃勒住了馬。心上轉念：「方才同慧觀一路行來，怎麼霎時便不見？難道聽了那漢子說話，他竟撇了我自去？還是人勢湧來，煙塵抖亂，不辨東西，馬驚走了麼？」又一想：「還該依原路轉到瑞光寺去，如今到這所在不知是什麼地方？要往瑞光寺，卻又不記得路徑，又恐路上遇著了打糧的賊兵，卻不是要。」又一轉念：「方才那漢說土賊圍城，該應趕上去問他一個備細，怎就一時沒主意，竟是跑了，可也知那漢說話未實。」又想：「眼見人民四散亂竄，一定是避兵形景，但不知是何處土賊，霎時竊發？」左思右想，孑然一身，甚覺孤恹。又一想道：「如今日色漸下，只在此彷徨也不濟事，不如到一個村落人家借宿一宵，且待明日打探實信何如，再作區處。」因勒馬走上高坡，憑高一望，遠遠望見西北上一村人家，卻也稠密，便迤邐行來。

走入村中下了馬，牽著走向一家。簷下有一個老人，在那裡吃東西。山鼈意欲上前去說個借宿原故，卻是從來不曾向人啟齒慣，沒有這副面皮。真個是：

足欲進而趨趨，口欲言而躊躇。  
向日風流公子，今朝憔悴征夫。

山鼈半進半卻的正在那裡躊躇，卻見那老人家放了碗箸，立起身來，迎著問道：「你是做什麼的，在此何干？」山鼈道：「我是南直揚州人，作寓在城裡報恩寺。昨日往法華山瑞光寺去宿了一晚。今日進城，半路上遇見許多逃竄的百姓，說是有土賊圍城，四下裡來打糧，因此逃避。我因而也跑到這裡。見天色晚了，欲借貴宅上權宿一宵，不識老丈可肯容納否？」老人錯愕道：「今日有土賊圍城？小相公是因逃避至此，只是要借宿，老漢家裡不便。老漢住得一間房子，地方窄狹，也沒有床被，小相公又有頭口，那裡安頓得下？請到別家裡去罷。」

山鼈見他不肯留宿，沒意思再說，轉身牽著馬就走。只見村坊裡人看見那老人與山鼈講了一會話，一齊圍攏來向那老人詢問。那老人便把山鼈的話向眾人述了始末。山鼈肚裡轉念：「或者眾人中有行方便的肯留我宿，也不可無。」便立住了腳，聽那老人述完了話。只見眾人但詫怪土賊圍城，說到借宿，都不來招架。山鼈看了這般光景，暗暗歎口氣，想道：「我怎遭著這般顛沛！在家遇了孟明陷害，出外又受此風波！這時候柳俊自然曉得土賊圍城，不知怎麼樣的焦躁？但他也只料我還在瑞光寺住下，那裡曉得我卻受這般苦況！」想到此處，便一陣陣的心酸起來。又想到：「此不濟事。且老著面皮，再到前面去向人家借宿，終不然住在露天不成？」

正欲動身，只見一人叫住道：「小相公，你講土賊圍城，卻是真是假？」山鼈道：「我是從瑞光寺來，到半路，只見許多人逃竄，我見了吃驚，正要問他們的原故。內中卻有一人指著我說：『今早有土賊竊發，圍了城池，四下裡來打糧了，你還不快走避去！』我因此跑到這裡，欲於貴地借宿一宵。方才這位老人家說不便，我且再向前面去。」只見那人笑道：「瑞光寺離此也只有得三十多里，何不還轉去？卻在此處借宿。」山鼈道：「因轉去不認得路，故到這裡來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你也是個呆子！那有走過的路不認得的？」山鼈聽得說他呆子，好生氣惱，也不做聲，牽著馬往前走。心下尋思：「方才這人甚是可惡，出言無狀，我若與他較量，他們人多勢盛，自然不肯讓我。原來出外的這般苦難！如今天色只管晚了，若不得投宿去處，一夜如何得過？」且肚裡漸有餓意，心子裡只管焦躁起來。看看走到村子盡頭，四面一望，都是些樹木山崗，不見什麼人家村落，眼見得出了這個村子卻無投奔，只得又走轉來，心子裡一發氣苦得不好過。

走不上幾步，卻見一家簷下走出一個老人家來，華髮童顏，滿面都是壽紋，走向柳蔭邊立著。山鼈肚裡道：「看這老人家面貌，象似一個忠厚有餘的，且上前去借宿，看是如何。」便帶馬走近柳樹邊來。只見那老人先看著山鼈漸漸走近面前。山鼈正欲開言，只見那老人撲翻身拜倒在地，叫道：「相公從何到此，為恁的獨自一個？」山鼈見了驚怪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也急忙還禮。那老人早已拜罷起身，見山鼈也拜下去，一把攙起道：「相公難道忘記了麼？這個小人怎敢！」山鼈一發記不起。老人道：「相公是姓凌，小人叫做褚愚，難道相公真個忘記了？」山鼈愕然道：「你是褚愚？」還沉吟不語。褚愚道：「小人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，前年老爺在紹興作郡，小人為一件盜案牽涉，蒙老爺超豁，又在衙中服役一年，難道相公果然忘了？」山鼈方省悟，大喜道：「相別多年，形容非昔。若非你說明，我真個忘了。卻緣何住在此處？」褚愚道：「請相公到家裡坐下，慢慢的講。」看官記著，凌駕山此處被褚愚捉破，以後便凌駕山了。

當下褚愚便替駕山牽了馬，駕山走進屋裡，轉到一個起坐下，卻也精潔委曲。褚愚控馬在廊柱上，忙進起坐來，掇一副座頭向外放下，扶駕山坐了，納頭便拜。駕山慌忙攙起道：「為何這般多禮？」褚愚道：「請相公坐下，待小人去安放了馬匹，拿茶來吃。」便將馬牽進去。移時，托一盞茶來，駕山接了茶，褚愚立在旁邊說話。駕山道：「你怎麼不坐了講？」褚愚道：「相公在上，小人怎敢？」駕山道：「前年老爺在你處做官，與你們有個尊卑，今日又不做官了，況且我與你沒有統屬，何必過於謙遜？快請坐了。」褚愚道：「小人曾在衙中服侍過老爺、相公，今日怎敢放肆！」駕山也立起身道：「這個算得什麼！那是你的意思，又不是我們叫你如此。你若不坐，難道也叫我立了不成？」褚愚見說，便掇一副座頭，在側坐下道：「蒙相公抬舉，竟依相公尊命。」

駕山吃罷茶，褚愚接過放了。駕山道：「你原居浙省，如今為何移至此地？」褚愚道：「小人向有一個親戚，叫做姚茂功，曾做此地哨官。那年小人為盜案牽涉，蒙老爺超豁，後來老爺同相公離任往北，恨不曾遠送。至今心猶歉然。到明年我在省中販絲，卻好遇見了姚茂功。原來他上年調補蘇州衛，做了運糧衛官，其年是他點了浙江杭州漕舫，因而與他相會。問起他的官職，他道這運漕是有定格的，再得一年便要謀做青州府千戶。他也問我向來家事，小人便把上年盜情被害、多蒙本府凌老爺超豁的根由細說。姚茂功也著實感仰。彼時我也不願住在紹興，一來無親戚倚靠，二來鄰里中沒有好人，意欲移居別處，便把這實情向姚茂功說。姚茂功道：『你既然要移住別處，何不隨我到兗州居住？那邊人都直爽，又沒有繁重差徭，況且有我在那裡，自無人敢來欺侮你。』我歸家想一想，果是好機會。原沒有舊田地牽掛，不過是幾間身下住的房子，因而賤價賣了，收拾些傢伙，同著妻子到省中，就在他糧船上住下。等他兌完了糧，開船進京。過揚州日，正遇著順風，船上不肯停泊，打幫兒走了，因此不曾到府上叩見。直到此地上崖。這一所房子原是姚茂功的，就與小人一家兒存紮。姚茂功另有一所莊院，如今叫做姚家莊，他自移去住了。小人到這裡過了幾個年頭，見這邊人作事果然直爽，不比我那邊浙人多詐，鄰里村坊間甚是和睦，各家門戶總不來多管閒事，竟著實可以住得。」

駕山道：「原來有這個原故，所以你住在此處。如今你家裡如何？做些什麼生理？」褚愚道：「初到這邊也做些買賣，卻不甚賺錢；又因地方遼闊，動不動一千五百里路程，走下便是十日半月，因這般歇了。如今在家裡種田，卻甚有利息。仰托相公福庇，家裡盡可過活。」駕山道：「你年老了，那裡種得田地？兒子有多大年紀了？」褚愚道：「近來有兩個家裡人種田，總是他們下手。有兩個兒子，年紀都小。大的送在書館裡讀書，這時候想也放學回來。來日早晨，小人喚妻子、孩兒們出來拜見相公。」駕山道：「不必。我與你在紹興不過是暫相依傍，原沒有家人主僕之分；今後你不必自稱小人，到叫我聽了不安。」褚愚道：「只是在相公面前，不敢稱說別的。」駕山道：「你我極是通稱，有什麼不好？」褚愚道：「相公吩咐了，自當從命。」

只見小廝托出酒菜來。褚愚接了，擺在桌子上道：「方才講話忙了，竟不曾先拿些點心東西來與相公吃，只怕饑餓了。可要拿些來？」駕山道：「已前倒有些餓意，因見了你，心下喜歡，反不覺著餓。如今現有酒菜吃了，不消又拿點心。」褚愚便移一坐，在上是凌駕山坐，褚愚在側邊相陪，滿斟一杯酒，遞與駕山道：「這是家裡做的大米子酒，依著南邊的法兒做的，不知可中相公吃？」駕山道：「酒味甚好。」褚愚道：「方才承相顧問，我沒有動問相公與老爺起居。如今老爺還是在家，還是高升何處？相公今日卻為何獨行至此？方才見相公面上似有憂鬱之色，不知因恁事故？敢乞明示。」

駕山愀然道：「老爺與你那年別後，到蘇州府，感了時症，便去世了。」褚愚不勝驚歎，便簾簾的掉下淚來。駕山亦淒然傷感。乃將丁孟明暗害，虧了柳俊報信，更名改姓，欲進京投年伯薛主事納監，因至此處，為鞍馬勞頓，寓在報恩寺中，昨日往瑞光寺歇宿，今日入城遇見逃竄的百姓，說有土賊圍城，四下打糧，人勢洶湧，擠散同伴，因而放馬跑來，遇見的始末，略述一遍。褚愚聽了丁孟明設計謀害，不勝髮指；聽到柳俊棄暗投明，不勝贊美；後聽到土賊圍城，不勝驚愕，道：「土賊怎又這等猖獗！上年也曾有山賊作亂，被官軍殺絕，如今又不知是那裡的，多分是活厭了自來送命，徒然擾害地方！」乃道：「我在家正念及相公與老爺，要到揚州府來，卻再沒有工夫，也沒有巧便。今得相公到此，真個出於意外。這丁孟明的暗算與土賊竊發，倒是使我會見相公的機緣。」

凌駕山道：「這土賊圍了城池，不知幾時才退？柳俊在城裡，不知怎麼樣的焦躁。」褚愚道：「相公放寬心。這賊人不過暫時肆橫，不久自滅的。只是相公在此，家常茶飯，心下不安。待賊退了進城，料柳俊也只在寺裡。如今焦他無益。」駕山想來也是有理，乃道：「若是土賊未即退去，便在你家坐擾，我心子裡卻過意不去，你怎反說不安？」褚愚道：「啊呀，相公怎說這話！老爺當初救我一家兒性命，今日留相公不過吃得幾餐飯兒，不能補報萬一，我心子下真個不安。相公倒是這般反說！」

駕山道：「方才到這村坊上，見天色晚了，欲向瑞光寺轉去，卻又不認得路徑，指望向人家借宿，到明日再作區處。便向那西邊一家人家，有一個老人在那廂吃東西，我向他說了原故，他回說不便，我也即走開。卻有一班人來問我，我也述了一遍。內中有一個不知事的說道：『你既從瑞光寺來，何不還轉去？瑞光寺離此不遠，怎麼不認得原路？』我正心子下焦躁，聽他這般悶話，好不惱人。我又不是本處人，那裡認得出路的？人失了寓處，那裡不去借個宿來？這人便取笑奚落我，豈不懊惱！」褚愚道：「相公休惱，這裡一個村子叫做樂善村，村上人家約有五六十戶，一個個都是好人。那個老人家裡或者窄狹，留不下人。相公若再問別人借宿，自有人肯留的。想因相公從來不曾與人高低慣，見一次說不來，便不再啟齒了。這些人也再不肯多事，自來招架。北邊人是這等性子。又因北方剛勁，說話慣是直率，不會委婉，信口推出便罷，故此不知輕重。」駕山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吃了好一會酒，天色已將夜了。只見門外走進一個學生子，手裡捧著一個書包。褚愚道：「相公，這便是我大兒子虎生。」駕山笑臉相迎，道：「好好一個令郎。」褚愚乃對兒子道：「放了書，來拜見相公。」那小廝便放書在桌子上，向駕山便拜，駕山慌忙出位攙住。褚愚道：「既然相公不許，待他作揖罷。」那小廝向上端端正正作了四個揖，駕山在上首還了禮。褚愚道：「虎生，你進去叫小廝們掌燈來，帶一副杯箸，你也來陪著相公吃酒。」虎生答應，取了書包進去。駕山與褚愚依舊坐下。

移時，小廝掌了燈，拿一副杯箸，虎生一同出來，褚愚便叫在自己下首坐了。駕山舉目細看，但見這虎生約有十二三歲年紀，生得甚是清秀，粉白的面，朱紅的嘴，輕輕兩道眉，亮亮一雙眼，腦後挽一個髻兒，四邊垂一圍短髮，穿一件紫紗襖兒。駕山看了，心生歡喜，便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虎生道：「十二歲了。」駕山道：「你名字叫什麼？」虎生道：「叫褚定遠。」駕山道：「讀什麼書？」虎生道：「讀古文。」駕山見他對答爽利，說話清伶，聲音圓活，心上好生愛他，因笑問道：「你可認得我？」虎生道：「不認得。」便扯著褚愚袖子，悄悄的問，褚愚道：「我兒，這位便是我時常說的恩人凌相公了。」虎生亦似會意。

駕山肚裡轉念：「如此看來，褚愚真是個不忘恩的好人。」乃道：「你阿郎這般相貌，後來決定成器，你該認真叫他讀書才是。」褚愚道：「若得如相公說話，豈不是好。但我看他也還是有些穎悟的，一學堂中也有好幾個學生，內中卻要算我的兒子出類。前日往妙家莊去，有一個算命的，在他家算我的兒子，叫說有個小前程。適才相公說來，倘得如此，真是大地祖宗保佑，感報不盡的了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你只依我說話，請一個好先生教他，決定成器的。從來說『相貌不虧人』，自然不差。」褚愚道：「向日姚茂功也是這般說，如今卻沒有個好先生。」駕山道：「姚令親而今還在青州做官？」褚愚道：「說也可憐。自那年解糧進京，在部裡謀定了青州千戶，歸來正欲上任，不料為癆症死了。他從行伍出身，做到這田地，也算虧他，卻不能任上去風光。相公，這豈不是命！」駕山道：「他有兒子麼？」褚愚道：「有一個兒子，叫做姚勝期，二十餘歲了，現在府中頂一名馬戰。卻喜他弓馬熟嫻，官府面前也討得個好。」駕山此時酒也夠了，褚愚便叫取飯。吃過晚飯，洗了澡，褚愚便在耳房裡支架兩個床鋪，將一副好鋪蓋與駕山睡，自己也來陪宿。當下駕山安歇，一夜無話。

到次日起身，梳洗過。吃了朝飯，褚愚要令妻子出來拜見，駕山再三回阻，方才罷了。褚愚陪著駕山門外看山，只見村裡紛紛傳說：土賊圍了城，昨日四下裡打糧，搶了近便好幾處村莊，做買賣的都不敢走。駕山乃問褚愚道：「土賊四下打糧，你們這村裡也該遠避。」褚愚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大凡賊兵打糧，只離城一二十里便轉，若破了城，得了地方，然後敢到遠處村莊剽掠。一來恐

城裡兵馬衝出，一時便救應不來；二來恐乏了人馬氣力，不便廝殺。這村離城有三十餘里，賊兵決不遠來的。」駕山點頭道：「原來有這個原故，所以你這村裡人俱不見十分驚惶。但是萬一破了城池，賊兵四下遠出，那就不妙了。」褚愚道：「這村裡有五六十家，不時有人往外打探；若一破了城，我們便帶了細軟，躲往前面山裡去，再不妨事的。停刻我少不得叫家裡人去往姚家莊，問姚勝期在家不在家，到那裡一問，便略知這些土賊消息了。」駕山道：「有理。」當下閒步一回。

吃過午飯，將下午時候，駕山同著褚愚正坐在起坐下閒話，只見褚家家人往姚家莊打探回來。褚愚問道：「姚大爺在家不在家？」家人道：「姚大爺在城裡該操，不在家裡。那裡人都傳說，這土賊原是海裡邊的強盜，不下一千多人，要在本府借糧。」褚愚向駕山道：「相公，這是我家人周貴，有一身奢遮本事，作事也甚能幹。」駕山道：「好一個漢子。」褚愚叫過來磕了頭。

自後駕山在褚家住下，心裡憶念著柳俊，又憶著李小姐，幸喜所答詞箋帶在身畔，時常悄悄地取出來念一遍，就像對了李小姐光景，略覺解些愁煩。又憶念著石珮珩，這時不知可曾回家？若回家，不要涉在是非之內。即如無事，不知可跟尋到京裡來？即如跟尋進京，遇這土賊阻路，不知作何行止？又憶著家裡，不知怎麼樣了？魏義不知作何算計對付這丁孟明？想來自然受刑受禁，不知性命如何？日日只管盤桓，眉頭不展。褚愚問知，是為著家中事體，又憶念著結義的石珮珩與小廝柳俊，也不牢實勸慰駕山，終是不能釋懷。攔過一邊。

且說柳俊在報恩寺，那日駕山往瑞光寺去，柳俊道：「相公須早些回來。」駕山把頭點點。那知到晚上不見歸來，便鎖了角門，到山門下等候。看看天色只管黑了，還不見到，心下盤桓不定。想立在此不濟事，且去收拾了晚飯，恐怕接腳回來。走過法堂，只見覺性也從外走進，便問道：「你家相公回來了？你怎麼這時候獨自在此？」柳俊道：「我家相公同你家小師父去的，若我家相公回來，你家小師父也回家了。」覺性笑說道：「我從外邊才回，卻不知道。」柳俊道：「便是這時候還不見歸來，不知何故？」覺性道：「貧僧師兄極好文墨，看見你家相公這般斯文俊雅，或者扳留一宿，細講講兒，也不可。有我小徒陪了，料不妨事。」柳俊道：「這時候不見來，方才師太所料，只怕多分是宿的了。」兩人一頭說一頭走，已到轉彎分路處，柳俊自開了角門進來。

收拾了晚飯，燙暖了酒，點起燈來。只聽得寺裡打動黃昏鍾。心下一想：「這時候，城門一定關閉了。」又守了一回。吃過晚飯，又吃了些酒，只聽得寺裡打更。料想：「城門關閉已久，且睡了一夜，明日上午吃了飯，一路問到瑞光寺去。」打算已定，便上床睡。

到明朝，起身梳洗，就收拾飯吃，吃完，韃好了馬，正欲出角門。只見覺性慌慌張張的走進，見柳俊牽了馬，似有遠行之狀，急道：「管家，你這時候要往那裡去？」柳俊道：「我家相公昨日沒有回來，我今日到瑞光寺看相公去，正要來與師太說知。」覺性道：「你休想出城。」柳俊驚怪道：「卻為怎麼？」覺性道：「你還沒有知道，夜裡不知何處土賊竊發，圍了城池，官府差兵馬四門把守，你還要到那裡去！我黑早便得知這個消息，所以來對你說。」柳俊聽了，不勝驚駭，道：「這怎了也！我相公不知怎麼樣的？他得知這個消息，好不愁煩，這卻怎了也！」覺性道：「管家你放心。你家相公知得這個消息，自然還在瑞光寺住下，況且有小徒作伴，可以散心。你不須焦躁。」柳俊心下尋思：「如今賊兵圍困住了，眼見不能飛出，一時焦躁，果然無益。」乃道：「只是我相公在彼，有誰人服侍他？叫他早晚間那得順便？但不知這賊兵可是易退的？」覺性道：「這個不妨。上年亦曾有土賊圍城，官兵出去一陣廝殺，立即剿滅了。因這一番後，官府都嚴警起來，將兵馬不時操練。又添設了若干民兵，料這番土賊也是易於剿滅的。」柳俊道：「這那裡一概論得？賊有眾寡不同，勢有強弱各異，或者而今的難退，也不可。但是既有這般意外之處，只索守去。」覺性自別去了。柳俊依舊把馬牽進，卸了鞍轡，鎖上了角門，到街市上探聽。

出了寺巷，果見家家閉戶，三五成群的私相議論，柳俊聽了數處，都是說土賊的事。走近甕城腳下，早見兵馬紛紛，城上有個官兒坐下，不便上前，即走回寺裡來。

到大殿旁，只見一個白髮老者，似鄉官模樣，穿著便服前走，後面隨著四五個管家，內中一個卻是前日去拜李按察出來回話的。心上轉念：「此老必就是李按察了。」便立過一邊。只見那老者把柳俊看了又看，似乎要問話的光景。柳俊見那老者看得勤，便從斜裡過去。

你道這老者是誰？原來果然是按察司李績。是時病已全愈，然尚未曾會客，正欲打點行裝，擇日起身。這日絕早，忽見王忠到樓下報事，傳上話來，說覺性絕早在外探聞得夜裡忽有土賊竊發，圍了城池，特來報知。李績此時尚睡未起，麗媚才得起身，父女二人一聞此信，大驚不小。李績少停一會也便起來梳洗。吃了早飯，家人等紛紛在外打聽了守城嚴警消息，陸續來報。李績心下商量：「此是意外之事，要我一人急躁無益，且去問問覺性，看是如何。我病中承他頻來候問，也去回看了他。」因而便到方丈裡來。正從大殿旁走入，卻遇著了柳俊在彼。原來李績善於風鑒，一見柳俊相貌出群，心下轉念：定是一個未遇時的豪傑。又見他服色不類上人，心下猜疑，故看了又看。一頭尋思，早到方丈門首。

覺性慌忙出迎，接進裡面坐下，問候過，茶罷。李績謝了連日候安之情，乃道：「如今土賊竊發，老夫著實吃驚，不知將來作何局面？」覺性道：「敝地山野荒僻，人民強悍，不時有盜賊竊發，剽掠鄉村。上年已曾有山賊圍城借糧，彼時有位參戎王公，是個行伍出身，卻勇而有謀，領兵出城廝殺，便得一總剿滅了。」李績道：「原來上年已有此事。山賊敢於圍城，其勢必有所恃，王參戎能剿滅丑類，其功也不小了。」覺性道：「正是。王公建了這番大功，撫按各位老爺出疏具題，朝廷便將王公升擢。地方兵民轍轉不捨，在撫按處俱具呈懇留，意欲帶銜久鎮此地，無奈已是升授總兵，鎮守兩廣。撫按也不便違抗朝廷，題留在官。離任之日，同城許多官員以及搢紳衿士，有好幾處設席祖餞，兵民香花導從，極其榮盛。敝地因這山賊一番擾亂，後文武各官也俱嚴警，添設民兵，不時操練。想這番土賊也是不難剿滅的。」李績道：「如今參戎是許景升了？」覺性道：「正是。王公升遷之後，便是許公來的。」李績道：「前日老夫初寓寶刹，在一位敝同年家會見了這許參戎，便承他先來賜顧，又承他見招。看他言語舉止間也還確實，想在地方自然是不多事的。」覺性致恭道：「這位許公最是忠厚謹信，貧僧亦曾會過，蒙他款接，極算相愛。他在地方毫不多事，兵民甚是相安。李老爺說：『確實』兩字，最切最當，老爺識鑒過人，品題並無差謬。」

李績笑說道：「正有一事要問和尚：寶刹留寓往來，目下卻有幾處？」覺性道：「近日止有老爺與南直揚州山相公兩個寓處。」李績沉吟道：「南直揚州山相公，老夫耳中卻像在那裡聽過。」覺性道：「老爺難道忘了？前日有位小相公來寓敝寺，是南直揚州人，姓山，字壽徵，令尊曾任紹興太守。貧僧見他英氣不凡，斯文俊雅，因道及李老爺在此，山相公說是與李老爺有年誼，欣然趨謁。不意適逢老爺貴體欠安，不曾面晤，山相公怏怏以不遇為歉。」李績道：「正是老夫賦性迂疏，早便忘了。前日失於臨履，致獲彩薪，承山兄枉顧，未及回看，今便同和尚一行何如？」覺性道：「不在寓中。」李績愕然道：「何在？」覺性道：「昨日同小徒到法華山瑞光寺去，便沒有回來；今卒然遇這土賊圍城，一定在瑞光寺住下了。」

李績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想是老夫緣薄，不得相識。方才從大殿旁走來，卻見一個少年，約有二十來歲，相貌甚是不凡，服飾又同卑賤，獨自一人，似有躊躇不遂之狀，老夫想來一定是留寓寶刹的。今日賊兵圍城，料沒有閒人在此隨喜，但不知此人是誰？所以問和尚寶刹有幾個寓處。」覺性接口道：「老爺這般說來，此少年非別，即是那山相公的小管家了。」李績矍然道：「原來就是山兄的家人。但是奴僕輩中怎麼有這般英俊？山兄留寓寶刹，主僕共有幾人？」覺性道：「只有一主一僕。」李績道：「他主人往瑞光寺中去，這家人何以便不同行？」覺性道：「那瑞光寺方丈和尚，即像貧僧師兄，頗知文墨，山相公去有小徒奉陪，原擬一去即歸，故此他管家便沒有同去。」李績因回顧家人們道：「前日那山相公來投帖的，可是適才看見那個後生？」王忠上前道：「方才老爺在大殿旁看見那個後生，正是前日隨那山相公齎帖來的。」

李績低頭沉吟一回。覺性道：「李老爺為何問及那山相公管家，莫不是有恁話要吩咐？」李績點頭道：「老夫有話要問他。」因叫王忠道：「你去喚他來，須好好的說，說是我家老爺有一句話要動問。」王忠答應轉身。覺性道：「料他也不遠去，想只在寺

門前後，王叔你可先到他寓所瞧一瞧，看他在也不在。」王忠答應自去。

李績沉吟道：「他與老夫有年誼，是南直揚州人，他先尊又曾做浙江紹興太守。」一會兒念了兩遍。覺性道：「莫不是這山相公與李老爺沒有年誼麼？」李績道：「《同年錄》上有是有一個姓山的，老夫卻忘了他籍貫官職，且待他管家來問他，便知端的。」覺性道：「李老爺看那山相公管家，在何處見得他是英俊？」李績道：「老夫頗知相法，方才見那後生廣額豐頤，眉清目朗，精神完足，有一種英氣照人。是以知他是一個未發跡的英俊，將來決不久居人下。」覺性道：「誠如李老爺所言。貧僧看來，僮僕輩中這般相貌的卻不多見；老爺聖哲知人，自然不差。他的主人神光精采，更好數倍，可惜目下卻不在此。」李績道：「總是老夫緣薄，不得相晤時髦。」

正議論間，只見王忠來回話道：「山相公的管家正在寓處，見小人說老爺有話要詢問他，即便隨了來，現在門外伺候。」李績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王忠走出招了一聲，只見柳俊走進方丈。李績不覺立起身來道：「你就是山相公的管家？我今幸得識認。」柳俊道：「李老爺坐了，柳俊磕頭。」便要跪將下去。李績叫王忠攙住，柳俊被王忠攙定，不得拜下。李績道：「我與你同是過客，不須行此禮，便坐下了。」

柳俊道：「李老爺呼喚柳俊來，有甚話吩咐？」李績道：「前日你家相公來看我，因在病中，沒有會見，多多得罪。方才正要答拜，問這裡和尚，說是往瑞光寺去了未回，又聽說管家在此，故喚你來相謝。」柳俊道：「多蒙李老爺垂愛，家相公緣薄，不得拜識，目下又遇了土賊圍城，未知何日退去，那時才得進城面拜。」李績道：「土賊烏合，不久自敗，這且不必論他。但是你家老爺在家，你相公遠出，卻為何事？」柳俊道：「家老爺已亡過有年，家相公因遊學京師，故從此地經過。」李績把頭點點，乃道：「你家相公是姓山，卻與我有年誼麼？」柳俊道：「前日名帖上李老爺自己見過了，年誼是向聞家相公說來，柳俊不知。」李績笑對覺性道：「老夫失言，被柳管家所笑。」覺性慌忙打一恭道：「這個柳管家怎敢。」

李績道：「你家老爺存日，做什麼官？」柳俊道：「官至浙江紹興府太守。」李績道：「是那年到任的？」柳俊道：「是某年。」李績低頭一想：「那年我正在福建做官，與浙省相近，見《摺紳錄》上並沒有姓山的做紹興太守，這人說話好生奇怪！其中必有原故。」便問道：「我曾在福建十年，與浙省相近，從來見吏部選單以及《摺紳錄》上，浙省做官的盡有姓山，若說姓山的做紹興太守，又是在某年到任的，這卻從未見來。你是這般瞞我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我若不問，也罷了；我既然問起，自要一個明白，你須對我實講。」

柳俊見李績細細盤問，雖則前日寫帖時已先料過，然也未免吃驚，又不敢不答還他，因道：「小人怎敢瞞李老爺？其中果有原故。」李績道：「你就說也何妨。」柳俊逡巡不語，李績會意，便起身別了覺性，帶著柳俊，一同回到寓所來。

只因這李績叫了柳俊問話，有分教：良驥不教終伏櫪，一逢伯樂便空群。未知柳俊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